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劍俠奇中奇全傳 第八回 紫霞軒赤繩聯姻

不言莫家父子送小姐往湖廣。再表郝鸞自開封府與鮑剛分別，得了司馬傲東帖，往浙江而來。想到司馬先生，叫我到杭訪得好漢，方可救孫兄弟。況杭州文風所在，那有好漢？一日到了杭州，天色已晚，想道我母舅是好興頭的，今晚去恐不恭，不若下了寓所，明日再去。只在前面掛著燈上寫公文寓所，郝生走進問裡面有人否？小二忙來答應：「爺可是下店的？」郝生道：「是。」便把行李交與小二，小二掌燈引郝生進門。只見櫃上坐著一人，面如靛染，唇似硃砂，頭紮花布手巾。此時二三月天氣微熱，身穿青布戰衣，大紅裙褲，旁立一個小使斟酒。那漢子見了郝鸞並不起身，郝鸞思想道：這個狗頭無禮，忍了氣，同小二上樓來。小二將行李放下，點了燈跑下樓，取盆熱水洗面，郝生洗了。小二又拿茶來，放了一個破碗，郝生又忍了氣。小二拿了號簿筆墨上來，請問：「爺尊姓大名，那裡人氏？」郝生道：「問怎的？」小二道：「奉上司行文，開飯店來往客商，俱要上號，每月初一□五，到縣內去對。恐有來歷不明，店家俱有干係，所以要開姓名。」郝生見他說到有禮，道：「我乃洛陽人，胡士信。」小二不知其意，寫了送付那大漢去了。便送飯上來，郝生見是大米飯，一碗豆腐，罵道：「這個該死的，爺到此該煮白米飯，大魚大肉，好酒，難道爺不把錢與你？」小二笑道：「說差了，東有店，西有店，那些店才有魚肉好酒、白米飯。我店內只是這樣，明日算賬還要白銀一兩，才可放你出門。」郝鸞聽了將這些丟將下去，把小二打了一頓。小二負痛下樓，喊叫：「我去把大爺請來。」郝生道：「就請金剛來也不怕。」小二跑至藍面大漢前，說：「小人被惡漢打傷，請爺出氣。」那漢問道：「他因何事打你？」小二道：「他要白米飯、大魚大肉，小人回沒有，他就大怒，損了物件，打了小人，不說連你都罵了。」那漢聞言大怒道：「這個狗才大膽。」遂走至樓下，罵道：「那裡來的野漢，在此胡行，敢下來打？」郝生已知是藍面大漢，把衣角紮好，挺立樓門，那漢道：「你敢下來！」郝生道：「我便下來。」將扶手用力一推，認定那漢打來，那漢側過，郝鸞乘空跑下，那漢搶一步照郝生面上一拳打來，郝鸞側過，舉右手照那漢頭上一下，那漢翻身跌倒，郝生正要趕上再打，那漢搖手道：「莫打，小弟得罪，兄果是洛陽人？」郝生住手，那漢陪笑說：「請到後面少敘。」郝生說道：「你想誘我進去，添些打手，我也不怕。」

那漢道：「豈有此禮。」就同那漢走到後面，卻是三間大房子收拾乾淨，擺了許多軍器、桌椅。那漢換了衣服，與郝生見禮，已畢，問道：「尊姓大名，弟望見教。」郝鸞道：「在下洛陽人氏，姓郝名鸞字跨鳳。」那漢說：「原來孟嘗君，小弟得罪。」郝鸞道：「足下姓甚名誰？請教。」那漢道：「小弟姓陳名雷，字霓霞，山東東昌府人，世人見小弟粗俗，起了一個名號「值年太歲」，不知兄到此何事？」郝鸞道：「父母雙亡家業凋零，前日母舅著人喚弟，今日到此。」陳雷道：「令舅大人，高姓？」郝鸞道：「曾做經略大元帥，因老告假。」陳雷道：「莫非吳羅漢老爺。」郝鸞道：「正是。」陳雷道：「小弟久慕大名，未曾會過，」就喚小二取些酒肴，二人暢飲。郝生言道：「只因小弟接鳳老爺家眷上山之後，才到杭州開店，訪好漢是實。」以後各言心事，一宿已過。

次日，郝鸞起身別了陳雷，離了店門，往吳府而來。到了吳府門首，看了府門高大，對面照壁八字牆門內，放二張大凳，坐了□多個家人，真正威武。郝鸞上前問道：「這裡可是吳老爺府中？」家丁答道：「正是。」問他怎的？郝生道：「煩你們通報一聲，說我是洛陽人，特來拜望老爺。」內中有一個老人家曉得，郝相公是老爺的外甥，卻不曾會過，便起身說道：「莫非是姑太太的公子麼？」郝生道：「正是。」眾家丁一齊站起來說道：「小人們不知大爺到，恕罪。」郝相公道：「恕你們無罪。」老家丁道：「請大爺到廳上少坐片時，老爺出來再請相見。」那家丁進內一會說：「老爺請公子後堂相見。」郝生便走至後堂，只見母舅、舅母俱在堂上，便搶步上前雙膝跪下，「二位大人，愚甥拜見。」吳公雙手扶起道：「一路風霜，只行常禮。」夫人道：「幾年不見，如今長大成人了。」郝生又與表兄見禮，坐下，說道：「愚甥自幼父母雙亡，家業凋零，少來問安，望乞恕罪。」夫人道：「自一母之後，叫我日日思想，今日你方到此，不要回去，在我這裡。況且我與你母舅，年紀已老，將來無人倚靠，你是外甥，也同兒子一樣。」

郝生點頭說：「遵命。」叫了婦女捧茶來，又擺飯用過。郝生叫家丁到陳雷飯店限取行李。當晚飲酒談些些家務，吳公夫人書房收拾牀帳，請郝公子安歇。原來吳公夫婦所生一女，名若蘭，年方□六尚未字人。因他容貌端莊，詩詞歌賦，又件件過人。吳公夫愛如真寶，要擇個乘龍方好。

吳公郝生正在書房談話，忽有家人報道：「常柳二位公子到來。」吳公道：「請他二人進來。」對郝生道：「二位在外遊學，今日方回，二生頗有才能，去歲入了學。」不一時二人進來，前面一人，頭帶方巾，身穿大藍，足下朱履，面如塗粉，年不過二□。後面一人，頭帶武巾，身穿大紅，足下朱履面貌彷彿，笑容而進。笑道：「老年伯在上，小姪特來候。」吳公道：「二位賢姪常禮罷。」禮畢，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吳公答道：「一賢姪常禮罷。」禮畢，問：「此位是誰？」吳公答道：「舍甥，姓郝名鸞。」常柳二人又與郝鸞見禮，方才坐下。吳公指道：「此位姓常，名讓號支仍，乃吏部侍郎如春之子。這位姓柳，名緒號貴之，乃兵部左侍郎逢春之子。」各人談了一會。只見家丁稟道：「相公來了。」吳公道：「請他進來。」對郝生道：「因他自幼在我家來往，如今不好阻他。」常讓道：「幼時同窗還尊重，目下隨門下客，習了滿口流言。」柳緒道：「我們談得正興獸物又來了。」正說不了，史通從外叫道：「老伯，小姪史通來了。」郝鸞把史通一看，只見頭帶逍遙巾，身穿元色，足下朱履，與柳緒相彷彿。後跟一個門客，頭帶鴨幡巾，身穿青藍，卻也不俗。

史通見常柳二人笑道：「原來二兄在此，不知何時到的，就瞞我到伯府上。」柳緒道：「小弟二人才來，尚未拜府。」史通與吳公見禮，問道：「此位是何人？」常讓道：「乃是老伯的外甥。」

史通亦與郝生見禮。那門下客姓劉，名棟，亦各見禮已畢。史通老著臉坐下，說道：「小姪忝在老伯教下，非止一日，今日難得常柳二兄在此，況且郝兄又是初會，不論殘酒殘肴，願領一杯。」當時與劉棟坐下。酒至數巡，史通道：「二兄遊學，不如小弟訪得游妓。」常讓道：「小弟尋師訪友，學習正道，這些小弟不知。」史通道：「你二人又推托子，想是老伯在此，你裝老實。」說道：「小弟已訪得有名之妓，生得千嬌百媚，兩眼令人魂銷，明日小弟作東，請郝兄與二位同樂一番，有何不可？」

郝生想母舅之言，果然不差。這史通真不成人，與他交而無益。

吳公見史通出言不遜，又不好當面說他，便起身有些不樂，要去後堂安歇。「你們在此少坐片時。」史通大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伯請便。」史通見吳公去後，便將他花柳中妙處，長長短短說個不了。常柳二人不耐煩了，說道：「小弟今日方回，恐後母在家懸望，不能奉陪。」史通見他二人告辭，便掃了興，又不好留他，只得起身同去。郝生送他們出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